

中華文史論叢增刊

忘山廬日記

目 次

- 丙午 (光绪三十二年 公元一九〇六年)…(813)
丁未 (光绪三十三年 公元一九〇七年)…(979)
戊申 (光绪三十四年 公元一九〇八年)…(1136)
- .

丙午（光绪三十二年 公元一九〇六年）

正月

朔日，风静日丽。余年年趋朝观礼，今岁不果往。晨起拜天，试笔作岁岁平安四字。时檐瓦间犹留隔年之雪未销，案头梅花渐放，对之颇欲吟咏，然自昔元旦者从无出色句，不过吉祥颂祷而已，此等诗余又何必作也。

薄午，诣屯绢胡同贺年，遂往谒沈兰秋师，又诣新吾。晡，至义善源。晚，入城，顺道投刺数家，遂归。

二日，阴。饱食趋署，雪飘不止。僚友萃集，长官六人皆至。凡见长官，咸以一揖致敬，然后呈画稿册。晡，余冒雪至东城诸家贺岁，晤问槎。暮，归。是日，同僚王君石孙赠余蜀中椒酱一瓶；晚，遂以为下酒物。

椒之为物，性最辛辣，而人辄嗜之，至每食不可离。亦有畏之，竟不敢入口者。夫味中之有辣，犹夫言之有逆耳者也。辣味尚有人嗜食者，逆耳之言不闻有嗜受之人，独何欤？

今之国家，所谓风气用事时代。夫风气必本于学理，乃不误其趋向，泰西诸国之所以兴也。若我国，则仅有风气而无学理，如人之但尚意气，毫不顾道理。吾故目之曰：天行天行。前以语问槎，颇然余言。

三日，晴，微风。饭后游厂肆，士女如云。先在会经堂小坐，俄至土地祠观法国影戏，内有俄日战事及种种杂剧，于白昼在暗室中息灯而演。观毕，绕道至火神庙闲步。晚，归。是

日，车中观书。接姚石甫信。

《松窗杂录》，唐李潜撰。书中称李卫公，长庆中在浙右，有渔人于秦淮垂网，获一古铜镜，可尺馀，光浮于波际。渔人惊取照之，历历尽见五脏六腑，紫脉动，竦骇神魄，因腕战而坠。是后穷索水底，终不可得。

《灌畦暇语》，唐撰人缺。其书载后汉繁钦《生茨》之诗，其词曰：有茨生兰圃，布叶翳芙蓉。寄根膏壤隈，春泽以养躯。太阳曝真色，翔风发其敷。甘液润其中，华实与气俱。族类日夜滋，被我中堂隅。忘山曰：是诗余读之有感，然不知所谓茨者，其果茨耶？抑似茨非茨，而为特别之嘉华邪？或圃本非兰，所生者四真兰邪？昔孔子见老聃曰：鸟吾知其能飞，鱼吾知其能跃，若夫龙，吾不知其乘风云而上天也。吾于是茨，盖亦将信将疑，而不敢决其何物。甚矣，论人之綦难也！

啸术失传，昔孙登长啸，声振林壑，如鸾凤之鸣。海长春啸，见《灌畦暇语》，倾山动洞，云雾为之下堕。是啸亦有术，非学不能也。

四日，晴。终日不出。观书。稚夔父子先后至。晚，作致佑三书。

戴逵作《闲游赞》云：岩岭高，则云霞之气鲜；林藪深，则萧瑟之音朗。山林之幽趣，二语尽之。

《灌畦暇语》著者，自称老圃，其言曰：古之至游者，不出于户牖之间，而高览于八紘之外，内视反听于几席之上，而万有不同之态度，皆无以逃其察。彼戴安道安知游者邪？忘山曰：作是语者，与余去年重九诗所谓坐觉九州奔眼底，更教何处觅登临，意正同。

昔蒲且子，善弋者也。詹何闻而悦之，从受其术。而以钓

闻于楚国。近吴道玄亦师张颠笔法，而世传其画，以为卓绝。老圃曰：古之善学者，不师其同，而师其所以同。同者，迹也；所以同者，心也。忘山曰：然哉！

元魏鹿念为宗室子直赋诗二章：其一云：峰山万丈树，雕镂作琴瑟，由此材高远，弦响藹中叶。其一云：援琴起何调，幽兰与白雪，丝管韵未成，莫使弦响绝。子直感悟，卒为贤君子。忘山曰：二诗颇可味。以上皆见《灌畦暇语》。

五日，阴。犹沿旧俗，祀财神。因登车在西城内外贺岁，晤梓生、静波、季鹰，过履平，又见厚庵。晚乃归。车中观书。

季鹰于古年大雪之日，和余一诗，自电话传来，录如下：诗云：悠悠苍天兮，生我何为？当此风雪兮，不枯槁者为谁？道既不行兮，栖栖将何之？孔怀好友兮，斗酒以相迟。有酒当醉兮，有兴当诗。人生之乐兮，不亦如斯！是日，复为季鹰诵之，不差一字。

余昨观《鹤山笔录》，宋魏了翁撰也，无可猎取，但言朋友之乐，述前辈语云：相见又无事，不来还忆君。又引阮修语：意有所思，率尔褰裳，不避晨夕，至或无言，但忻然相对。忘山曰：余与邵二我有之，所谓精神之交者是。

夜读《楚辞》，并讽诵魏、晋间古诗。

宋玉《招魂》：像设君室，静闲安些。魏鹤山云：按此，则人死而设形貌于室以事之，乃楚俗也。忘山曰：今俗新年莫不悬祖父遗像于室，供酒食以祀，此制已古。

六日，晴。胡芟孙过谈，饱食已，出城贺岁，至义善源。薄午，趋署，晤王石荪。晡，复在城内贺岁。车中观书。

《笔麈》，明莫是龙撰。中多逸语，有云：人生最乐事，无如寒夜读书，拥炉秉烛，兀然孤寂，清思彻人肌骨。坐久，佐以一

甌茗，神气益佳。又云：人居城市，未免尘俗喧嚣；远处山林，又非道流僧侣不能。盖既有仰事俯畜，自有交际，宁可绝人逃世。我愿去郭数里，择山溪清嘉，林木丛秀处，结庐三亩，置田一区。往返郡邑，则策蹇从之。良友相寻，款留信宿。躬亲农圃之役，伏腊稍给尊俎，粗拱啸歌，檐楹之下，聊以卒岁，其亦可乎！又云：余最不喜叠石为山，纵令纡回奇峻，极人工之巧，终失天然。不若疏林秀竹间，置磐石，缀土阜一切，登眺徜徉，故自佳耳。忘山曰：余因是又得一佳联云：自有明月在树，清风动竹；不须凿池引水，叠石为山。

余今晨枕上昧梦之际，忽得句云：天地已新人自旧。因续成之，作为新年二日大雪和邵二我诗。诗云：天地已新人自旧，一室虽小心尚宽。漫漫风雪皓无际，我与梅花耐岁寒。

七日，昨夜大雪，晨起已晴，风起。徘徊楹间，见林柯上雪因风飞舞，得句云：风吹雪堕枝。时北窗下竹，摇曳风中，瑟瑟作响，余谓风花雪月天地四奇，皆有妙景，独风之景寄于竹间，无竹不知风之美妙也。若夫万木怒号，波涛汹涌，虽皆风之声象所寄，然非其胜处。

薄午，折简邀锡文初，并电约成子蕃及悦镜涵昆仲过谈。俄先后至余斋中，遂相与踏雪游园，且登台瞭望。晡，治酒肴对饮。芝樵亦来。饮至夜，始罢；复促坐谭笑，久之乃散。余成诗一首，诗云：风吹雪堕枝，日照桐垂乳。有客两三人，樽酒相倾吐。对酒不知天地阔，弹琴缅想羲皇古。静观万物皆为春，奋袖起作春风舞。

八日，晴。晏起。终日不出，观书，作大字。是日，又成五绝二首，皆无题，录如下：一尘不到处，万虑尽空时。偶闻清磬响，白云归去迟。其一 鸟鸣山更闲，花开庭愈静。此中有真味，

欲辨谁能省。其二又得七绝一首，题为《有感》，录如下：侧身天地空搔首，独爱岁寒松柏姿。从古高贤谁不隐，右军书法少陵诗。

九日，晴。城南贺岁。至杭州馆，与擷兄、健斋谈，晤徐章甫，亦新学界中少年也。饭后，偕章甫、擷兄游厂肆，在宝文斋小坐，彼处专供文人墨客所需，陈列楚楚，饶精雅。俄同至火神庙，庙中每年正月为珠玉宝器及字画古玩赛会之所，游客如织，价皆翔贵，真贗淆杂，非识者往往受愚。晡，复至厂甸，则皆杂鬻儿童戏具，制构精巧，无论楼舍城郭，人物车马，鹤鹿犬兔，及鸡鸽牛羊，以及人间动用零细什物，种种形，种种色，无一不备。来游者更多，车毂击，人肩摩，中列茶案坐具，可以憩息，并买饴锡及其他食物。自元旦起，至月半止，日日无间断也。东有关帝庙，仅供人焚香膜拜；西北之土地祠，内设丰泰照相馆，楼宇精敞，亦士女麇集地。其东北为工艺局，专制西式器具，及景泰蓝瓶盂壶鼎诸种什物，别有陈列所。余是日与擷兄等入观，皆光泽腴古，模造精妍，斑兰动人。薄暮，散归。月明。

是日，在火神庙遇吴伯棠及仲华、经才、笙叔诸人。

十日，晴。趋署。城东贺岁，倏忽已暮，戴月归。

又得诗一首，题为《寄意》，诗云：我心自寥阔，何必登高山。我心自清静，何必入深林。山既不厌高，林亦不厌深。顾瞻渺天地，万物在吾心。何以写此意，堂上有鸣琴。

昨闻擷兄言：今日所改之法，皆未完善，如警部章程，抑何纷如。余曰：初办事者，岂能尽善，惟冀其能逐渐改良耳。能改良者，虽未完善，无伤也。不能改良，虽已完善，犹不足恃。

十一日，晴。观僮仆扫除斋舍，张书画。竟日不出。晚

间，闻纸鸢声，得小诗二首，题为《咏纸鸢》，诗云：世情薄如纸，一身轻于翼。飘然跨风行，哀响入霄极。其一 此物岂凡鸟，摩空逐飞电。回翔多所系，慈母手中线。其二

夜出，私于墙间，俯见树影横斜，举头见月，又触诗思，归入斋中，又成诗一首，题为《立春前夕即事》，诗云：老树月明中，寒枝影在地。宵静人不语，玉笛何处吹。阶前雪未消，室内炭犹炽。一冬今夜尽，明日春风至。

观《古欢录》，渔洋山人集古高人逸士芳言隽行，哀为一书。小窗净几，茶熟香温时，展卷读之，悠然神往。

十二日，晴。欲访季鹰，电问其在家否。季鹰云：饭后即出，不能待也。因于电机中谭诗良久，甚乐。俄命驾出，访丁叔雅谭；又诣履平。是日立春。薄午，厚庵归，遂陈肴列簋，共饮春酒。晡，复与履平游厂肆，游人更夥，男女杂遝。薄晚，入城，顺道诣屯绢胡同。到家已暮。

昨夜曾得句云：梅花无语待春风。今日补成绝句，题为《久不视邸抄，如居桃源中，半月馀矣；明日又逢立春，感而赋此》，诗云：荒斋萧散空今古，一局闲棋漫自雄；寂寂不闻朝国事，梅花无语待春风。

又得小诗二十字，题为《庭草》，诗云：庭前草自生，静观纷可喜。劝君且莫除，此中有生理。

观《古欢录》。忘山曰：吾闻西方之人，莫不曰爱自由爱自由。我国伊古以来，巢父、许由、庄周、老聃，等而下之。至于严光、周党、刘伶、阮籍、孙登、陶潜、戴逵一辈人，乃真自由之民，彼固不受世网之羁绊，而徜徉自放于天者也。若夫社会进化，宪法密布，人人当尽国民之职分，人人有充兵纳税之义务，且一动一静，一居一游，无往不受国家之干涉，欲如昔人之消摇

放任，肆志霞外，曳尾泥中，盖綦难哉！盖綦难哉！

十三日，晴。作日记。天气微暖。

忘山曰：人生有三福：曰清，曰艳，曰雄。名花照水，美人歌春，此艳福也；梧竹萧然，高斋人静，此清福也；读万卷书，将百万兵，此雄福也。

又吾好饮茶，爱其清；吾好种花，爱其艳；吾好畜马，爱其雄。

竟日不出，晚，家祭。月明，立庭中，见林际有灯，色赤，风勤摇之，盖随纸鸢而上者也，饶有妙景。

十四日，阴寒。与邵二我电机中谭诗。二我自诵一诗，极佳，题为《访隐者不遇》，诗云：松风吹白云，飘飘入我袖。门掩静无人，之子何难覩。

余与二我，既通财以营工商业，则利交也；又冥契大乘出世之学，则又道友也；而相见时，绝不言利，亦不谈道，惟以诗相质证，几使人误以为文字之交，不知非也。余与二我，乃是精神之交，精神一寄于诗中，其相见以诗，正是相见以精神耳。故是日又得短句，题为《与二我电机谭诗》，诗云：白云入我袖，山鸟集其掌，妙语空中闻，精神自来往。

饭后，趋署，访王稚夔谈。晚，归。夜，观《续苑》，诵《文选》诗，阅《古欢录》。

十五日，晴。大风扬尘，静居不出。阅报纸。罗莘甫已来京，过谈，留午饭。晡，覆渭东书，录近作诗示之。晚，锡文初来访。夜，芝樵过谈。稼霖看灯归。

十六日，晴。城南答人贺岁。赴吴雅初之约，坐有綢斋、笙叔、少秋、稚鹤，扫除斗室颇精，盆梅盛开。晚，入城。夜，读《史记》。

尧曰：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。卒舍丹朱，传舜以天下。古公曰：有民立君，将以利之。今戎狄所为攻战，以吾地与民，民之在我，与其在彼何异。民欲以我故战，杀人父子而君之，予不忍为。乃以私属去豳，渡漆沮，逾梁山，止于岐下。忘山曰：观古圣贤之君，无不以天下为重，一家为轻，民命为重，己位为轻。以视后世人主，私其子孙，固其天位者，倜然远矣！

薛叔耘曰：西土之精矿学者，称地中之金玉银铜铅铅铁锡煤等物，多系太古以来所含孕，非若五谷草木之随取随产也。余于是知宇宙间开辟日久，人民日多，攻取日繁，千万年后，必有销竭之一日。即就我国论之，古诸侯营筑宫室椅桐梓漆，皆可就地取材，今则中原千里濯濯，未闻有巨材可伐。东南数省，民间营造，皆用江西、闽、广之木，远者运自南洋诸岛，足征腹地之无材。汉萧何造未央宫，规模宏丽，而终南山巨木用之不穷，不过藉民力伐之运之而已。明代营造宫室，始采木于黔、楚、川、滇，迄今观明旧殿，有叹其无从再得此巨木者。窃恐数百年后，川、滇、黔、楚以及江西、闽、广，采伐又将罄竭矣。古者圭璧璜琥，礼数綦详，雍州贡球琳琅玕，梁州贡璆，而大夫士皆佩玉，若不产于我国，岂能供用如此之广。今遍稽十八行省，未闻有产玉之地，惟云南尚出翠玉，此外玉料则须采之缅甸、和闐。《禹贡》荆扬二州，贡金三品，今则江、浙、湖、广，未闻有著名产金之地。户部铸钱，专恃滇铜、倭铜，而西洋铜铁之岁运我国，至值银六百馀万。山西、湖南虽稍出铁，甚属寥寥。昔汉惠帝取宣平侯女，聘以黄金二万斤，则今之三十二万两也，宝币之充羨若此。迨乎文帝立配，一依孝惠故事，然黄金似已不足，以钱代之，钱至二万万，则又今之二十万缗也。若论近今三十二万两之金价，可得一千万缗，其价之高下相悬

又若此。窃意二千年来，我国出金甚寡，仅以前古所有，辗转流传，而销磨熔铄，日用日少，日少日贵，势所必然，其尚不至罄绝者，或以新旧金山，及俄罗斯与南美洲诸国，出金甚富，时有流入也。大抵宝物之稀，皆因我国开辟最早，取之愈尽，用之愈竭。虽西洋矿师，谓我国宝藏甚富，然其上层，古法所能取者，殆已罄竭无馀，若用机器开挖之力，则我国未泄之宝气，固犹多于外洋。盖因千馀年来，矿政不修，转得藏富于地。迩来覬覦者多，势难久阏，是矿务必将陆续兴举，再到四五千年，当有告罄之势。而外洋必已先罄，彼时物产精华，中外并耗，又将如之何？忘山曰：人果为天地之蠹。

十七日，晴。工部是日祭衡食馐，遍召同僚会食。逾午，在前门迤东答人贺岁，遂至杭州馆。待擷兄归，略谈，因至厂肆购得教科书数种。遂入城，复诣屯绢胡同，即归。晚，家祭。

是日，闻人言：雪花在日光下乱飞。余则未见。

余于元宵日，观大风扬尘，有感，吟诗未成。是日补成之。诗云：狂飚动地起，惊尘蔽白日。有客长安居，闭关静不出。借问谁家子，云是曹掾秩。暮归事诗书，朝去供刀笔。轮毂安且闲，簿领一何密。不避达人讥，甘与凡俦昵。达人岂识我，欲辨疑无术。我如在空山，萧然神心逸。

十八日，晴。稼霖欲奉二我为师，是日以贄往见，余偕之同去。午归，观书不出。

雷电生于空中，今则人能造之，以供我用。人造之法奈何？曰：始则以琥珀摩擦令热，能吸轻物，继则以玻璃火漆等热，亦能吸轻物各质，注气足，则见有火星爆出，寻知五金之属，皆善引之。又以瓶内外贴锡箔，蓄其气，放之则有光如电，

作声如雷，能震人击物。乾隆三十年，美人弗兰林验试，遇雷雨时，以纸鸢放空际，初见绳上丝缕蓬然竖立，继则气随绳下，盛之充瓶，用一铁匙，稍近瓶口，则火星跃出，迸然有声。始知向用玻璃、琥珀等物所出之气，与雷电无殊，电理由是日明。然由摩擦生者，谓之乾电。若今日电报所有，乃由意大利人嘎刺法尼暨佛尔塔二人究得之，法以强水与金属相感而生，谓之湿电。其法用红铜白铅薄片，数对重叠，每对隔以强水浸透之厚纸，复以铜丝二条联之，即能生电。佛氏旋因其纸易乾，则机无力，乃以玻璃杯为电池。后又有人造长箱，内以磁片，分为数十格，箱盖下安铜铅薄片数十对，以铜条联之，每对入一格，箱内储以强水，用时但加盖于箱，则二金自然相感，因而生电，于是湿电之学又大兴。

电气又有与磁石相关之理，验之之法，于南北设一铜丝，以指南针近之，其针与丝相平，无所吸移。俄用电气运行于铜丝上，电路一合，其针即改向而指东西。丹国人倭斯得于嘉庆末年，著书发明此理，因谓电行南北，而针即东西，可知大地自有电东西行，故使针横于南北也。忘山曰：是理，余尚有未明者，南针指南不指北，是又何说也？如仅曰电气，则南北何择焉？俟以问明于磁电二学之人。

佛教东来后，莫不指西方为极乐世界，彼所谓西方，所谓极乐，别有玄奥之旨，非指大地上实有其国土也。然而此语竟为社会之预谶，今日之欧洲，岂非西方，岂非极乐？

所谓极乐国者，以其人多灵智也，多神通也。今欧人之神通，亦可谓至矣。乘云也，驭风也，古神话家皆曰唯仙人能之，今则舟车皆运蒸汽而行。夫汽也者，非云而何？驾轻气球而腾空际，所谓气者，非风而何？是故气球可易名曰风球，汽舟、

车可易名曰云舟、云车。

西方人能驭云驭风，又能驭电，以电寄书，以电传语，以电运机轮，以电代灯烛，几乎无物不用电。其去神话家所谓仙人有几？

十九日，晴。署中开印，晨趋往，已礼成。薄午，同僚集饮湖广馆。饭后，至杭州馆，与颢兄、剑斋谈，因共作北里游。有所谓汪剑公著述之处，其人曰洪媛媛。著述二字，即字著迷之代表。盖迷与述字形相近。

余因又改著述曰著书，谓之汪公著书处。千百年后，当与孔子小天下处并传矣。媛媛颇似初日芙蓉，自然可爱；而剑已神瘁，如化身为蜂蝶，颠倒游戏在花丛中，其乐可知。余与颢兄对榻卧，静观之，觉此境界亦不常有。俄日沈西，遂登车去。绕道义善源，即归。是日，得一联，可留存剑公著书处，句云：室多佳客春不寂，坐有名花心自闲。到家闻赞尧已来。

二十日，晴。逾午，趋署。晡，归。肯斋来。晚，作日记。

忘山曰：尘嚣外自有山水佳处，本为天地间奇伟之人而设，或雄于道德，或深于学问，或丰于功业，具此三种资格者，方可以身为山水主人，享有其乐，而无愧也。彼庸流俗子，固未始不慕山水之乐，然正如寒乞贱儿著弊衣，持破瓢，见人巍垣广厦，亦色然歆动，乘无人时蹑足而入，既历阶升堂，终觉自惭形秽，坐立不安而已。何也？彼无处其地之资格也。嗟嗟！

世间又有一种高人逸士，诗僧墨客，以及樵钓叟，亦未始不可居山水间，然于山水无主人资格，何也？此辈人，犹林中鸟，水中鱼，花中蜂蝶，仅为山水点缀物而已。盖凡真为山水之主人者，必非终岁栖息山水者也。

二十一日，阴寒，有雪意。晨，与稼霖乘汽车赴天津，中涂雪飞，车中得古风一首、绝句一首。诗云：朝发燕山市，去上天津桥。车声郁砰隐，风雪何飘飘。长驱三百里，安坐不知遥。借问创者谁，西方一名豪。水火待榘策，金铁甘熔陶。巧夺造化机，毋俾骐驎劳。重山穴乃过，水深洄以遨。陆地荡舟行，飞空垂虹腰。昔人旬日游，竟乃瞬息超。光景自倏忽，山川何沆漭。譬彼驾长风，振翮腾云霄。古称会面难，胡越路迢迢。今在咫尺间，万里可见招。我生会有时，际兹新民潮。万物皆相见，天地亦相交。其绝句题为《汽车中忆及周穆王，驰八骏，日行数千里，耳边但闻风响，今日汽车似之》：朝驰玉软逐春风，烟柳阴阴一望中。四海今无穆天子，可怜名马为谁雄？

到津，居长发栈。晡，与稼霖作曲巷游。晚，归旅舍，早眠。

二十二日，阴雪。与稼霖衣冠乘马车，谒袁项城，未见。因顺道拜陈云甫，即归。饭后，访荔轩，不遇。诣彦复。彦公以电话局差，旅居津城内龙亭西，虽月获银饼二百枚，犹道贫状。家新蓄一姬，通历史，工诗词，风雅卓犖，而困于病。彦复以故郁郁不自得。时叔雅亦来津，相遇于彦复家。余与二君略谈，俄去。时雪已止，北风寒甚。到旅舍，又与稼弟晚出西餐。夜，观女剧。

二十三日，晴。晨往访荔轩于天津银号。谭罢将归，已薄午，坐电车周行数里，遂返旅舍。晡，乘汽车回京，在三等客位中，喧杂逼仄，摩肩蹶踵。到家已昏黑。

二十四日，晴。作日记。在稼霖斋中听留声机。薄午，趋署，闻长官松寿泉调补西安将军，右侍郎李黎莼休致。晡，访新吾谭。俄归，仍作日记。

南海《官制议》中，有论汉之政事颇确。彼谓汉世政事，可分君相两门观之。其在下，公府诸曹所用之人，所议之法，多当者；其在上，人君所用之勋戚宦寺，所行之事，多谬者。两党相争，时为胜负。苟非诸外戚为大将军专恣无道，则丞相三公多贤才，而下之政治人才尚可观，过于后世也。

我国政界有一大案，曰君相争权。非君如弁髦，其权为相所夺；即相如闲员，其权为君所夺。如曹氏之于汉，司马之于魏，皆相夺君权时代；如汉之事归台阁，三公为闲曹；本朝之权归军机，大学士为冗员。皆君夺相权时代。

二十五日，晨起，阴。在赞尧室中谭。

忘山曰：西人之论云也，多谓由地面潮湿之气，为日光所照，上蒸而为云。其实不然，潮湿何能上蒸于天，且何能成云而沛雨？以为日光所照，则尤无此理，此皆妄度之辞也。余推云与汽二者是同物，在轮船火车中，以火煮水，水沸化而为汽，在山中以地心火煮泉，泉沸化而为云。余自信是说确凿不磨，虽西方大科学家质之，当亦无辞。

是故人所赖以生者，地心之火也。地心火一日竭，斯云雨不作，万物焦枯，生类灭绝。

地轴之所以日夜自转，终岁不停者，殆亦因地心水火二力鼓荡所致，与轮船汽车同理。然此条余未敢以为定论，录之存参。

薄午，趋署。闻工部尚书以松寿鹤龄补授，右侍郎以刘永亨补授。晡，出城，至江苏馆。吴子修父子及汪穰卿、叶伯皋四君，公宴同乡，在坐六十余人。薄晚，归。二我在余斋中。

二十六日，大雪。欲静居一日，正与赞尧共饭，署中传称右堂刘子嘉于今日莅任。薄午，遂衣冠命驾入署，待至申刻，

刘公始来，观拜印礼成，与锡君文初偕至东北城瓦礫胡同，谒新任松长官，未见。归已昏暮。

二十七日，晴。工部值日。晨，诣西苑门外候旨，以本部有塔尔巴哈台及江苏留防二处核销军装折奏，长官皆在六项公所静待，余及文初、锡侯咸至。俄旨下：知道了。遂持稿至各长官前，一一画诺。遇稚夔，正与胡芸老坐谈，亦阳为不见也。久之，长官皆散，余亦归。薄午，方勉丈过，相议公宴同乡，谈久之遂去。是日，作日记，为吴彦复书六言联，即余所集句：席松叶，枕白石；垂长衣，谈清言。

晚，爽夫过谈，留晚饭。余又得一联，嘲好作狎游者，句云：美人如玉客如醉，胡蝶自忙花自闲。

二十八日，微阴。薄午，趋署。哺，至义善源，又诣杭州馆，晤颢兄。复往厂肆，为时侄购国文教科及修身教科等书，归已昏暮。先至慕嫂处略谈，即归与芝樵、梦皋、赞尧、稼霖诸人宴于同和居。夜散归，闻芝樵夫人病甚。

二十九日，晨，阴。访钱幹臣，犹眠未起。乃诣邵二我，小坐谈诗。向午，微晴，复诣幹臣，始晤谈。俄又谒方勉丈，方薙发，坐谈良久。又诣厚庵，留午饭，皆商议宴同乡事。顷之，勉丈亦至。既，往杭州馆，晤颢兄。哺，趋署。晚，归。观书。

余居沪八年，到京三年，于诸种学问，皆曾渔猎，虽小脑不足，遗忘者多，而种种意味，固犹存留胸中，不放之使去也。

读书人当以天地古今为一社会，然自星学大明，佛论宏证，三千沙界，灵空无边，始觉天地尚小，古今犹短也。二十年前道此，鲜不诋为狂语。

大隐在心，不问居山林，居朝市，盖不求人知即是隐，稍稍近名即非隐。

余前深病王右军、萧颖士、施愚山诸人，为书翰文艺掩其名，今乃叹彼真隐者也。故余亦自号曰诗隐。

二月

一日，晨起，见瓦上白，昨夜雪已晴。诣屯绢胡同，俄趋署。晡，出城至义善源，由厂肆归。是夜，闻芝樵夫人病歿。

死生犹昼夜耳，人当生时畏死，是犹昼间畏夜也，岂不愚甚！

余尝以昼夜十二时，配合人之年岁：人生于寅，故一岁至十岁为寅；十岁至二十岁为卯；二十至三十为辰；三十至四十为巳；四十至五十为午；五十至六十为未；六十至七十为申；七十至八十为酉；八十至九十为戌；九十至百岁为亥。

有人寿，有家寿，有国寿。身康强少病，年逾七八十，精爽不衰，此人寿也；子孙英贤，克家承祚，绵绵不绝，此家寿也；材智雄起，民富兵强，历年千亿，隆隆日上，此国寿也。人毋徒知寿其身，当知所以寿其家，寿其国。

二日，晴。趋署。晡，谒王相，谈久之。遂诣稚夔，尚眠未起，见余来，则披衣坐。余亦坐其床上，道及在西苑门外公所相遇，兼作谐语。稚夔微笑良久，余急欲去。稚夔问何往，余曰：往见肃邸，以前数日邸来我家，询及慕兄何日到也。言毕匆匆去，时已晚；到肃邸门投刺，值其他出，遂自地安门归，已灯火烂然。

三日，晴。谒陆凤老，不遇，遂诣屯绢胡同。俄趋署。晡，归。观书。

大梁人尉繚，说秦始皇，毋爱财物，赂诸侯豪臣，以乱其合从之谋，谓不过亡三十万金，则诸侯可尽。秦王从其计，果并天下。说士真可畏哉！然繚既见秦王，谓人曰：秦王为人，蜂